

Rysa Walker

[美] 瑞萨·沃克 — 著 钱仪雯 译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穿梭时间 的女孩

Timebound

a Novel

穿梭时间 的女孩

Rysa Walker

[美] 瑞萨·沃克 | 著

钱仪雯 译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Timebound

a Novel

Timebound by Rysa Walker

Text copyright © 2013 Rysa Walker

This edition made possible under a license arrangement

originating with Amazon Publishing, www.apub.com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,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1-2016-29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梭时间的女孩/(美)瑞萨·沃克著;钱仪雯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 8

ISBN 978-7-5339-4926-6

I. ①穿… II. ①瑞… ②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40266 号

责任编辑:曹元勇 李 灿

封面设计:山川设计事务所

责任印制:吴春娟

穿梭时间的女孩

[美]瑞萨·沃克 著

钱仪雯 译

出版发行: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:310006

网址:www.zjwycbs.cn

经销: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275 千字

印张:11.5

插页:2

版次: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339-4926-6

定价:37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引子

芝加哥 1893 年 10 月

跑过拐角处时，我的白色小山羊皮靴踩到了裙裾，布料猛地裂开了一道六英寸长的口子。我身后的脚步声停顿了片刻，接着又噤噤地响了起来，步伐比之前还要快。我闪身躲进下一条走廊，心里暗暗诅咒 19 世纪 90 年代束手束脚的时髦服饰。要是穿着平时的 T 恤和牛仔裤，我早该逃出这个倒霉酒店了。如果能抬起腿使出一招狠踢，一定能把那个“好医生”给击得不省人事，我的半边脖子此刻也不至于疼得烧心了。

我穿到走廊的另一侧，拐进左边的岔口，希望追来的医生会理所当然地以为我拐向了更为顺手的右岔口。我跑到第三扇门前停下，抱着侥幸心理转了转门把手。门是锁着的。我将身体紧贴在门上，掏出圆挂件。圆挂件的中央散发着柔软的蓝光，将我给包围了起来。虽然知道他看不到这光亮，可我仍有种暴露了方位的感觉。过去一年里，有多少女人被他带进了这个错综复杂的走廊迷宫呢？她们中现在还有人活着吗？

他起先走进了我对面的走廊，手提灯的淡黄色微光在远处消失了片刻。然而不久后那灯光又出现了，他转身朝着我所在的位置直直地走过来。我试着稳住颤抖的手，集中注意力召唤出圆挂件中的控制界面。然而我的心脏怦怦直跳，被泼了强酸的脖子传来火烧般的刺痛，根本无法冷静下来做任何事。

控制界面摇晃了一下后消失了。我竭力按捺住惊恐情绪，正想再做一次尝试，可身后的门开了。我朝后倒去，却被一只手捂住了嘴巴，将我的尖叫生生摀回了嗓子眼。另一只手伸了过来，拿着一块白色的布，渐渐逼近我的脸。

一切都说得通了。这家酒店里所发生的种种恐怖事件并非只是出自一个疯子之手。亨利·霍尔姆斯医生一定还有一名同伙。而正是由于时研会和这块愚蠢的圆挂件，我径直走进了他们的圈套。

第一章

我不求将日子过得一丝不苟。不信你翻我背包试试，里面估计还躺着一条没吃完的巧克力棒——约莫一年前我们还没从爱荷华州搬来这儿时它就在。从上幼儿园起至今，我已经转校五次。每个礼拜，我一半时间跟着妈妈过，一半时间跟着爸爸过。住爸爸那儿意味着晚上我得睡沙发，还得跟他共用一间小得不像话的浴室。所以你瞧，我可不是个娇滴滴的人。我挺能应付混乱状况的。

然而世上有些先后次序却颠倒不得。比如先穿袜子再穿鞋子，比如先将吐司从烤面包机里取出来再抹上黄油，反着来可不行。又比如，先有祖父母再有孙子女。

最后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理所当然。我也不例外——至少在去年四月外婆现身之前，我压根没怀疑过这个常识。可就因为这一小小常识的颠倒，我的人生发生了剧变。别说我大惊小怪，碰上彻底抹消自己存在的这种事情，无论对谁来说都称得上人生剧变吧。

在外婆突然现身之前，我已经十多年没见过她了。家中一本老相册中还存着几张我和外婆的合照，相纸已微微泛黄。然而我对外婆的印象只有两个：会在生日和圣诞节时给我寄钱，以及妈妈并不

喜欢她。

“母亲总是这样，”出地铁的时候妈妈说，“不打一声招呼突然驾到，还把别人唤出来听她说话，根本不管我们有没有别的事要忙。”

我倒是没什么别的事要忙，而且我敢肯定妈妈也是一样。不过我也知道这不是重点。

我们搭乘手扶电梯来到地面，一走出地铁站就是威斯康星大街，凉飕飕的寒风迎面而来。妈妈挥手向一辆出租车示意，可出租车却就近一靠，停在了其他客人的脚边。

“那家餐厅就在几个路口之外，”我说，“走过去的话只需要——”

“高跟鞋弄得我脚疼。”妈妈向四周看了看，没发现有别的出租车，只好作罢，“好吧，凯特，走就走吧。”

“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买高跟鞋呢？你不是不在意外婆怎么看你吗？”

妈妈不悦地朝我看了一眼，走上了人行道。“我们抓紧赶路吧，行吗？我可不想迟到。”

我其实并非故意要惹她不高兴。我和妈妈平时相处得很好。可是只要一讲到和她自己的母亲有关的任何话题，妈妈就会变得有点不可理喻。还记得我之前说外婆会在我生日和圣诞节时寄钱来吗？虽然妈妈平时总提倡我自己负责理财，可外婆那些钱都被当作我以后上大学的存款，直接由妈妈代为保管了。

昨晚，妈妈和外婆的通话竟然超过了五分钟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绝对是项新纪录。虽然只能听到电话这一头妈妈说的话，但我还是猜到了她们谈话的大概：外婆从欧洲回来了，她得了病，想要见见我们。妈妈一开始不同意，可最终还是妥协了。两人的拉锯战随即转向细节问题，最终敲定了用餐地点（某家两人都认可的餐厅）、菜

系（素食）、时间（七点半），诸如此类。

我们比约定时间早到了整整十分钟。这家餐厅风格时髦，主要以供应素食为主，外墙上印着大大的蔬菜图案，有点像爸爸常看的烹饪书里的插画。我们走进餐厅，妈妈环顾四周之后终于确定外婆还没到，于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我挑了一个面向吧台的位置坐下。吧台后一个帅气的小哥正在混调饮料和奶昔，长发被束到脑后扎了起来，带点忧郁的艺术家气质。当然，作为恋爱对象来说我们的年龄差距有一点点悬殊，但至少一会儿听妈妈和外婆争执不休时，我的眼睛还能找个赏心悦目的画面看看。

几分钟后外婆来了，她与我想象中完全不同。首先，她比照片中要矮，大概跟我差不多高，或许还矮一点儿。她的灰发短得近乎板寸，打扮休闲，穿着宽松的亮色印花衫配黑色针织裤。这可比妈妈强塞给我的这身行头舒适多了，我不由得有些嫉妒。而且，外婆看上去并不像是病了。或许有些疲态吧，可称不上病容。

妈妈显然也这么觉得：“你好，母亲。你看起来意外地气色很好啊。”

“别挤兑我，黛博拉。我又没说我能撑不过这礼拜了。”外婆的话是对着妈妈说的，眼神却看向我。

“我得见见你，还有我的外孙女。看看你现在都这么大了，还这么漂亮。学校拍的照片完全没把你的可爱展现出来，亲爱的。”她拉开椅子，坐了下来，“我饿了，凯特，这儿的東西好吃吗？”

我一直以为她会管我叫“普鲁登斯”，以至于我迟疑了一两秒才意识到要接过话头。“还不坏，”我答道，“这家的三明治挺好，而且幸好不是全素。鱼类也不错。甜点棒极了。”

外婆笑了笑，将她的包放在了一旁的空椅子上，只留了一串钥匙

还留在桌上的餐巾旁。钥匙圈上挂着两把毫不起眼的钥匙，以及一个相当起眼的蓝色圆形挂件。挂件只有薄薄的一片，直径约3英寸，散发着亮光，在昏暗的餐厅内显得尤为耀眼。光线照亮了妈妈手中的菜单封皮，餐具表面也映上了蓝色的小光点。这让我回忆起几个月前在蒙哥马利县的游园会上赢得的荧光颈圈，不过眼前的挂件与它相比更为精致明亮。圆形挂件的中心嵌着一个沙漏，虽然平放在餐桌上，里头的细沙仍然不停地在两端之间流动。

妈妈要不就是没注意到这挂件，要不就是打定主意要对它视而不见。前一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，而若是后一种情况，那我自然不该主动提起关于这挂件的话题，免得捅开她俩之间的马蜂窝，又惹出什么无谓的口角。从目前的情形判断，我决定效仿妈妈采取忽视战术。我将目光转回眼前的菜单，却瞥见外婆正在观察我对那道光的反应，嘴角挂着一丝微笑。很难说清她那眼神的含义，在我看来她仿佛……松了一口气。

晚餐的前半段，我们三个都尽量维持着轻松的气氛。天气和食物都是安全话题。只可惜十分钟之内，我们就把这两个范畴内所有能讲的都讲了一遍。

“你觉得布莱尔坡中学怎么样？”外婆问。

我立马抓住她抛来的这个安全话题谈了起来：“我很喜欢这儿。这儿的课程比之前几个学校都更有挑战性。我真高兴爸爸接了这个教职。”

我的新学校有条慷慨的规定——免除教职工子女的学费。对于那些愿意住在校园里的老师，学校甚至还提供宿舍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每周有三四天会去爸爸那儿住，情愿睡在他的折叠沙发床上。虽然床垫疙疙瘩瘩的，转身时一不注意还会撞到里头的铁支架，但要我说，

为了能在上学日的早上多睡一个小时，这点小苦也不算什么。

“我不知道你和爸爸还，呃，常常联系。”虽然恐怕这么问会将谈话引向危险地域，我还是禁不住好奇，“就因为这样你才知道我平时叫凯特？”

“是的，”她答道，“而且过去几年来，你在给生日礼物和圣诞节礼物写感谢信时，末尾也都用这个名字署名啊。”

哎，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。“如果这伤了你的心，我很抱歉。真的，但是——”

“为什么我会伤心？普鲁登斯在四十年前就是个糟糕的名字，可不是我给取的。但我那时已经给你妈取好了名字，所以为了公平起见，只能由得吉姆给双胞胎中的另一个起名。吉姆选用了他母亲的名字普鲁登斯。我对他母亲没有意见，但我还是觉得给一个无辜的小宝宝安上这么个名字真是太残忍了。”

作为给当年同样无辜的我也安上这么个名字的家长，妈妈默默忍受了外婆的间接责备。外婆继续道：“我敢肯定在一个十六岁女孩的心里，普鲁登斯不算是个酷酷的名字。而且我得承认，我特别荣幸你转而选了我的名字来用。”

我彻底困惑了：“但我以为……你不是也叫普鲁登斯吗？”

她俩都笑了起来，我隐约觉得餐桌上的紧张气氛缓和了那么一点。 “不，她跟你一样叫凯瑟琳。”妈妈接道，“你姨妈普鲁登斯的名字来自我父亲的母亲，但普鲁登斯的中间名是凯瑟琳，来自我的母亲。所以你也叫普鲁登斯·凯瑟琳，我以为你知道的呢。”

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下了。整整一天我都在担心，万一我坚持要外婆称我为凯特而不是普鲁登斯，是不是会伤了她的心。名字的问题一直是我和妈妈之间的导火索。去年一月刚搬来布莱尔坡时，我甚至

提出过要从法律上正式改名，以免因为这个在新学校被人当成笑柄。谁知我话没说完，妈妈的眼里就泪光盈盈了，我也只好作罢。毕竟这个名字承载了对英年早逝的姨妈的思念，我根本没法找到回旋的余地。

我将盘里一块成了糊状的西葫芦挑到一边，略带埋怨地瞥了妈妈一眼。“我怎么可能知道，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外婆的名字啊。在我面前你总是管她叫‘你外婆’。”

外婆不满地皱了皱鼻子。

“你想让我叫你姥姥吗？”我开玩笑地问，“或者‘外祖喵’更好？”

外婆被肉麻得打了个寒颤。“不想，尤其是千万别管我叫后面那种。就叫我凯瑟琳怎么样？我一向来不爱摆长辈架子，所有人都可以叫我凯瑟琳。”

我点头表示同意，妈妈不开心地瞪了我一眼，暗示我与敌方表现得过于亲密。

服务员给妈妈端来了又一杯梅洛红酒，给我和凯瑟琳的杯里添了点水。我诧异地发现服务员走近时根本没看一眼那个奇特的挂件——可那玩意儿看上去可不平常啊。挂件的光芒将水壶内倒出的水映成了耀眼的天蓝色。我以为这位服务员在走远后至少会回头多看一眼，心想可能她只是不想在客人面前显得太多管闲事，甚至因此而白白损失一笔小费。然而她倒完水后径直朝厨房走去，途中只停下来和辫子小哥聊了几句。

主菜快吃完时，我不小心碰及了一个敏感话题。“你的酒店就在这附近吗？”我问，心里盘算着没准可以借拜访之名去蹭个高级的室内泳池或桑拿。

“我没住酒店，”凯瑟琳说，“我买了个房子，就在你学校附近。”

妈妈正在吃意大利烩饭，听到这话，她拿着勺子的手僵在了半

空。“你……买了个……房子……”

“是的。科纳和我这几天一直都住在外头，不过现在搬家公司总算把一切都搞定了，我们也可以开始慢慢把东西整理起来了。哈利给我介绍了一个很棒的房产中介。”

“原来是哈利介绍的啊。”妈妈抿紧了嘴，我有预感她会为这事记仇爸爸好久。妈妈又开口了，字字掷地有声（一般在宣布我被罚关禁闭的时候她就用这语调）：“所以你来这儿已经好几个礼拜了，懒得费心思告诉我一声，倒是联系了我的前夫，他还热心地给你介绍了房产中介。更别提你俩还联合起来把我蒙在鼓里。”

“我猜不准你会不会支持我的决定，”凯瑟琳答道，“但是哈利不一样，他不讨厌我这个人。我于是特别请求他别把这事告诉你。我敢肯定这么做让他够受的，他这人天生撒不了谎。”我默默对此表示赞同。多数情况下，爸爸心里想的什么全写在脸上。

“好吧，你买了个房子。”妈妈放下勺子（勺子上的烩饭一口未动），推开座椅站了起来。她该不是准备要带着我拍屁股走人了吧？可妈妈只是说：“我要去一趟化妆间。等我回来，没准你会愿意透露一下科纳究竟是何方神圣。”

等妈妈一走远，凯瑟琳就身体前倾，将手边发光的蓝色挂件推到了我这边。“孩子，其他人看不到它。不，不能那么说，他们能看到这个挂件，但那与我们看到的不一样。在你眼里这光是什么颜色的？蓝色，对吧？”

我惊讶地挑起一根眉毛：“当然是蓝色的。”

“我看到的就不是蓝色。它在我眼里是一种可爱的橙色，有点像夏天吃的橙子棒冰。”

“可它是蓝色的。”我又说了一遍。我一生中从没有看到过比眼

前这光更为生动的蓝色了。

她耸了耸肩。“我也不清楚它的原理，但我一辈子就遇到过几十个人能真正看到这光，而且每个人看到的颜色都有些不同。”

凯瑟琳顿了顿，转头去看妈妈有没有回来，然后迅速将挂件收回包里。“我们现在还不能详谈——你需要知道的太多了。”

凯瑟琳紧张的语气搞得我脑袋中警铃大作。可我还没来得及问她究竟想让我知道些什么，她忽然伸出双手握住我的手，说道：“但我有一件事要先告诉你，凯特。那些经历不是你的一时心慌。”

我眨了眨眼，没想到她竟然知道之前把我弄得心绪不宁的那两次事件。今年二月，同样的情况再度上演后，妈妈立即带我去见了一位“咨询师”。“咨询师”说我的两次经历都是“一时心慌”的症状，可能是因为在校进行了一半时突然转校所致。这说不通啊，真要说心慌，那也只可能发生于我在罗斯福高中上学的那五个月里——在爱荷华州的偏僻地区度过两年的乏味生活后，新学校罗斯福高中配备的金属探测器和保安搞得我有些不适应。这诊断也无法解释第一次事故，那时我们还住在爱荷华，要说我是被那里无聊至极的生活搞得心慌慌，倒还有可能。

那两次我都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强大恐惧所攫取，似乎感受到有什么极其骇人的灾难正在上演，而我却无法指出是哪里不对劲。仿佛深陷生死关头一般，我的身体面临“要么拔腿就跑，要么留下苦战”的抉择，心脏怦怦直跳，双手颤抖不已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虚无缥缈。第二次经历时，我冲出教室，直奔学校的储物柜，找出手机给妈妈打了电话。妈妈当时正在开会，本人安然无恙。我又跑到爸爸的办公室，不见他的人影。由于不清楚他的课程安排，我只好在教学楼内跑上跑下，透过长方形玻璃窗张望每一间教室。虽然这

么做招来了不少白眼，我最终找到了爸爸，他自然也毫发无损。我于是给最好的朋友夏琳发了短信。虽然心里清楚她当时一定正在上课，不可能立即回复我。

最后，我走进盥洗室把午餐吐得一干二净。而那种莫名的异样感在我心中一连数天挥之不去。

我正想开口问凯瑟琳她是怎么得知我那两次心慌经历的，可妈妈已经回到桌边，脸上挂着一丝紧绷的微笑。我太熟悉这个微笑了，它意味着后头绝没有好事，爸爸曾说这微笑的潜台词是“看你怎么表演为自己开脱”。

“好啊，你买了个房子。就在贝塞斯达市，还是和一个叫科纳的家伙一起买的？”

“不，黛博拉，是我自己在贝塞斯达买了个房子。科纳为我工作，也是我的一个朋友。他是个很棒的档案管理员和电脑通。自从菲利普过世后，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”

“这样啊，那比我原先想的要好点吧。我还以为你就像当年转眼忘了过世的爸爸一样，立马就把菲利普也给抛到脑后了呢。”

呃。我赶紧将视线转向吧台，祈祷辫子小哥能帮我分散注意力，结果却没见着个人影儿。我于是看向身边的椅子——总之只要别和她俩中的任何一个对上目光就好。挂件的光芒透过凯瑟琳的编织包露了出来，细长锐利，仿佛一头冰蓝色的豪猪正盘坐在椅子上。这一可怕的想象让我原本已紧绷着的神经更敏感了，我竭力维持着表面的镇定。

就在我以为凯瑟琳不打算回击妈妈的严厉指责时，她长叹了一口气。“黛博拉，我不想跟你翻陈年旧账，但也不允许你在凯特面前妄议我，根本不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”她转向我说道，“你外

公去世三年后，我和菲利普结了婚。显然在你妈妈眼里，三年的时间太短了。但菲尔^①是我的多年同事兼老友，我当时又很孤独。我们共度了美满的十五年，直到现在我也十分想念他。”

我判断当下最保险的做法是保持礼貌性微笑。在我看来，三年算是挺长的了。

“我们为什么不专心讨论一下房子的问题呢，母亲？你都病得那么厉害了，为什么还要买房子？去住养老院不是更明智吗？”

这话说得可够冷酷的，但我还是继续保持沉默。凯瑟琳只是摇了摇头，伸手去拿她的包。

“我得为我的藏书考虑啊，黛博拉。老人之家可没有多余的地方放书啊。何况我也想好好享受最后的这段日子。养老院的益智游戏和小打小闹的扑克可不在我的遗愿清单上。”

她打开包，蓝色的光芒随之倾泻而出。我仔细端详妈妈，甚至能看见她眼底闪烁着蓝光的倒影，可她的表情却丝毫没有变化。虽不知原因，但我不得不承认妈妈的确无法看见挂件发出的光芒。

“简单来说，我的脑子里长了一颗肿瘤，无法动手术。”凯瑟琳没等我们回答，径直说了下去，语调轻快而不带感情，“化疗和辐射治疗我们都试过了，所以现在头发变得这样稀疏。”她用手捋了捋头顶的头发，“有人跟我说这发型要放在几年前还算时髦呢。坏消息是，我剩下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年了，运气好的话再久一点点，运气不好的话连一年都活不到。好消息是，医生说接下来可以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，只要别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来就行。”

她从包里抽出一枚长信封，从中取出内件，那是几张看上去很正

① 菲尔：菲利普的昵称。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。

式的文件。“这是我的遗嘱。菲利普去世后我继承了很大一笔钱。我的所有财产都会留给凯特，包括买下的房子。如果我死的时候她还未成年，那么黛博拉，我希望你能在她18岁生日之前担当这笔信托的执行人。只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你必须继续雇用科纳，以保证我的事业能够进行下去。凯特在成年后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修改这一规定，但我还是希望科纳能够按他自己的意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如果你决定不承担执行人的职责，那么我会请哈利帮忙。”

“同时我也有个请求，”她补充道，“我不想把它列入强制的规定。我的新房很宽敞，离凯特的学校也不到一英里路。我希望你们俩都能搬到我这儿来住。”妈妈听了这一提议后明显畏缩了一下。凯瑟琳盯着妈妈看了很久，终于继续道，“黛博拉，如果你还是希望住得离大学近一点，那我会请哈利来住。不管怎样，我希望凯特每周都会有几天和我在一起，方便我们多了解彼此。”

凯瑟琳将文件推向妈妈。“这是给你的备份文件。”她捏了捏我的手，起身拿包。“我明白你们需要一点时间思考一下我说的事。好好把晚餐吃完，再来点儿甜点吧。我离开的时候会把账给结了。”

还没等我和妈妈说一句话，她便离去了。

“看来她行事夸张的做派可没丢。”妈妈抓起法律文件的一角，仿佛那几张纸能把她咬伤了似的。“我不想搬过去和她住，凯特。你也别把我当作什么恶毒的不孝子。如果你想遵守她那‘同一屋檐下住一年’条例，那你得和你爸去商量。”

“看看现在是谁夸张了？我搬去住并不是遗嘱的一部分，她说这只是一个请求，而且我也没觉得你‘恶毒’。但是拜托，妈妈你想想，她可是濒死之人了啊，又不是什么怪兽，而且她看上去……”我停了下来，搜寻恰当的表达，“她看上去很有意思，应该可以这么说吧。

或许你多花点时间陪陪她，你们两个说不定能冰释前嫌。这样，她去世后你也就不会觉得太内疚了。”

妈妈听了这话后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。“凯特，我现在可没心情接受你的半吊子心理咨询。有很多事情你还不理解，有些事要等你为人父母之后才明白。说实话，我都拿不准让你去拜访她是不是明智。她爱操纵别人，还自私自利，我不想看到你受到伤害。”

“她都给我们留了那么大一笔钱，我实在看不出她哪里自私了。至少我猜想那是很大一笔钱。”

妈妈瞥了一眼信封底部。“我敢说你猜的没错。但我希望我已经教会了你金钱不是万能的道理，凯特。有时候，当别人需要你时，你应当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奉献出去，不惜付出你的时间、精力、同情……”

她将杯里最后一点红酒一饮而尽，接着说：“比起母亲，我从小就 and 爸爸更亲。但在那场事故之后，我真的很需要她的陪伴。在那场事故里，我同时失去了爸爸和双胞胎姐妹，跟爸爸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，而普鲁登斯就那么没了踪影。没说一声再见，什么都没有，这使我孤独到了极点。我和母亲丧失了共同的亲人，可她却把自己关在卧室里，基本不出来见我。葬礼的时候她露了个脸，可葬礼结束后又一头扎进自己的房间。”

妈妈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抚摸着酒杯边缘。“或许我就是因此才喜欢上了你爸爸。哈利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真正理解那种丧亲之痛的人。”

爸爸五岁的时候，双亲在一场车祸中丧命，只有他侥幸逃过一劫。我并未经历过丧失所爱之人的痛楚，在我脆弱的时候，爸妈也总在身边陪着我。不过在“心慌症”发作之后，我感觉仿佛没人能理解我所经历的一切。不止妈妈，就连爸爸也试着说服我这一切都是平常